

資治通鑑補正

寶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



光緒壬寅
季冬校印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四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曾註

後學吳郡嚴衡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五起建武十二年盡建武二十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丙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續漢書曰捷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魚涪津廣數百步遂圍武

陽存疑十一年冬封已拔武陽此何以又圍武陽豈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捷為界諸縣皆城守補

陽既刺之後武陽又為述所取耶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捷為界諸縣皆城守補

捷為即今四詔漢直取廣都拔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武帝元朔二年置廣都縣屬蜀郡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賢曰市橋即上星橋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中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

都縣西南四里水經注成都中兩江有上橋西南石牛門外曰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

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歟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

終無降意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

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

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

事動亂勅與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

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將眾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

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

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

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

多樹旂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兵拒江北改正江北原文誤作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

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

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猶曰略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無述

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入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成都郭中也臧宮拔綿竹破涪城涪城今綿竹縣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斬公

孫恢恢也復攻拔繁郫宮於是時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

漢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顧從他道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追賢

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李通欲避權勢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

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公孫述因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

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偽建

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

南陽張堪聞之時成都雖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招懷蜀人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

軍咸門改正咸門通鑑誤作咸陽門戌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

得食竝疲漢因使護軍高平唐即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平奔陳刺述洞臂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

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張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失悅幸

已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

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麋啜

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麋子使泰西巴持之毋隨麋而哀鳴西巴不忍殺子還母孟孫怒逐西巴既而復之使傳其子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文侯使攻中山中山君一其子以遺之羊啜之盡一抃文侯謂諸師

贊曰樂以我故食其子對曰子且食之其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平帝時以廣漢李業為郎會王莽居攝以病

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為酒士謝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述之稱帝於蜀也徵業為博士業

固稱疾不起述遂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

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於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

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數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

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取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贈贈

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巴郡譙元平帝元始中為繡衣使者分行天下元知莽有篡竊之志遂棄使者車變易姓名

閒竄歸家因以隱遯及述僭號亦累徵之元不詣述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元廬勸之行元曰休忘金高

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元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

平帝時皓為美陽令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連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

不念故主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健為費貽不冝仕

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旨以辭徵命帝既平賈詡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

勤公孫述降帝見上卷上年謀元己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

浦太守郡國志合浦郡在隸陽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初王莽以廣漢

文齊為益州太守郡國志益州郡在隸陽西五千五百里齊訓農治兵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公孫述時齊固守據險述拘其妻子許以

封侯齊不降聞上即位開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大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

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使郎中馮勤漢書至司徒府勸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乃解

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參狼羌無父愛細之後也愛細即將其種人南出賜支河曲之西數千里其後子

武郎元是也愛細曾孫忍及弟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更以

舞留湟中是為湟中諸種羌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出事援輒曰此承掾之任何足相煩百官志郡守有丞一人有諸

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餘有議曹法曹賊曹曹金曹倉曹等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

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開城發兵賢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余援時與賓客飲大

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

敵不拘以逗留法山桑節侯王常半平烈侯耿况東光成侯耿純皆薨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奔弟廣舉立

為中郎將會舒國廣舉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世以為榮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

大將軍杜茂等將兵鎮守北邊治飛狐道治飛狐道以通趙築亭障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

克上詔寶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既至詣洛陽城門上印

綬綬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中山又以前統為太中大

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時從融入朝者皆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時隴西餘賊

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滅之

妻子皆為所害帝下詔褒美拜武都太守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

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

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數息曰卿言是也雍奴侯寇恂恂雍奴即今應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稱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初所與

謀閭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

訂建武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霸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及薨帝深傷惜之追封則鄉侯諡曰哀

戍子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設食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

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輿服志乘輿法駕從有金鉉黃鉉黃門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

王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鄧憚拒關不開賢曰上東門在城東北頭門也上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憚曰火明違遠遂不

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中門也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繫於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尚書無逸之辭而陛下

違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雒陽十二城門每門侯一人秩六百石參封縣屬屬部

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虜沱河以備匈奴郭伋在并州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乃嚴烽堠明購賞以恩結寇

心芳部下多欲歸之至是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伋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眾盡

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

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降爵為侯丁巳以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

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

於是有司奏列侯非室宗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賢曰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

郡庚午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公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郎國志沛郡在雒陽東南一千二百

里丙子行大司空馮成復為揚武將軍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於

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禹食昌安夷安信于

高密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固始侯國屬汝南郡故潁縣也帝更名膠東西漢以為王國帝餘各有

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緊急未嘗復言

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其所以然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

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節禹內行瀉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閨門養威重未枯等為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竝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賢曰回曲也曲法以容也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福祿無誅譴者帝嘗與功臣諸侯燕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據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揚虛侯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置亭長斯可矣王莽末武嘗入綠林為盜故帝戲之云武為人嗜酒閑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益州傳送公孫述督師郊廟樂器豫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賢曰輦無目之人也為樂師取其無所見于音審也郊廟之器樽彝之屬也樂器鐘磬之屬也豫也豫也輦者車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南鄉儀式也輦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時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余謂法物即上樂器豫車輿輦之類也甲寅以冀州牧竒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存一焉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識記誡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顧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開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還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傳旨使也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令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五月匈奴寇河東故大司徒不其侯伏湛薨先是南陽太守杜詩上疏曰湛經為人師行為儀表東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而以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數暨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

示遠人宜居輔弼補闕拾遺至是復徵用之未就位而卒

咸建武十四年夏邛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蕩太守

郎國志越蕩郡在雒陽西四千八百里

秋會稽大疫郎國志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十里

八百

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太中大夫

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刑法在表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聰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按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于體者傳奏于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夫人情狴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煩多則苛免之行興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雕為樸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于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適為微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之言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紀建武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

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丁未有星字於昂昂星西方之宿也主獄事又為純頭以汝南太守歐陽歆為大司徒郡國志汝南郡在雒陽南六百五十里

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

關以東以避胡寇郡國志鴈門郡在鴈陽北一千五百里代郡在鴈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附錄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連延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也蓋地數千百里

自燕至脊皆陡峻不可登獨有八處相通微選名之曰陘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陘也此陘東西橫互五十里而中開通行之地纔闊五步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

邊兵部數千人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

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癸丑追諡元續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續功業不就撫

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故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緣氏令平陰緣氏二縣皆屬河南尹其後章遷梁郡太守梁郡在碭陽東南

在碭陽東南在碭陽東南興遷宏農太守郡國志宏農郡在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

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宋白曰漢劉秦南陽河南二郡之西境置宏農郡義取宏

大農桑為名帝詰吏由趣由趣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趣當去聲讀謂詰其從來與者趣也吏不冒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賢

曰長壽街在離陽城中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敕教也戒也相方求問也帝曰即

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

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為立陽為太子張本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甲戌大

司徒歆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獄歆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諸生守闕

為歆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毛晃曰剃髮曰髡平原禮震年十七禮姓求代歆死帝竟不赦歆死獄中十

二月庚午以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楊

武將黑成代茂繼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壘起邊燧十里一候以備匈奴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

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葉茂歲豐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

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之歎息良久方欲徵之而堪病卒堪

字君游早孤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帝徵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居

官果以清節著稱安平侯蓋延薨交趾麋泠縣雖將女子徵側甚雄勇交趾外域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龍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龍民

設雖王誰疾主諸郡縣有誰將銅印青綬宋曰曰羣州漢麋泠縣地鹿音麋泠音零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

建武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郡國志曰南郡秦象郡地在雋陽南萬三

宋曰曰愛州漢九真郡治胥浦縣驩州漢曰南郡治宋吾縣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麋泠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三月辛丑晦日

有食之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武帝置

掌執兵送從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漢儀虎賁騎臨冠虎文單衣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

也上大笑郡國羣盜處處竝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

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

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賢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

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開盧芳與

閭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繪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恩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

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實遂不行

由是大恨入寇光深復鑄五銖錢錢見三十七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

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召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上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

京師數召進見援為人長七尺五寸也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

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常言馬將軍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

嘗不用盧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屬上谷郡賢曰故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建武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

貴戚為請者數十熹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間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

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賞出子春還熹為平原太守郡國志平原郡在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乙亥晦袁紀乙未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章陵故春秋五月乙卯還宮

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妖賊李廣攻沒皖城皖水皖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遺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

將軍段志討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郭后寵衰數懷怨慙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

后詔曰皇后懷執怨慙數違教令不能撫循他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鷂既無關睢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

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令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於今三

年宜奉宗廟為天下母主者詳案舊典時上尊號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郭氏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

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

曰憚善怨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郡國志

在陽北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公皆為王有五鳳皇見於潁川之郊縣鳳高八尺五彩羣鳥並從行列

燕地數頃停一十七日甲申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

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敢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二月還自草陵
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即車旗黃金錦繡燉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
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官易遵追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
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連兵入塞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初
當通中國至是始入塞為寇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殺略吏民詔拜襄賁令祭彤為遼東太守賢曰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
千六百里有音容 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從弟也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
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故得全於亂世 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
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障與障同山也山谿為儲糧穀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賢曰扶
扶樂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注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迤其北 南擊交趾 陳正為太
官進膳中黃門有不喜正者賈足以髮而奏正罪帝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而死帝問其何言正曰山出炭
炎燄焦肉而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刀砥礪斷骨而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不如黃門兩目臣
罪三也帝悟罪黃門而釋正

竇建武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宕渠縣屬巴郡宕渠故
北七十里賢曰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帝遣吳漢等將萬餘人討之 甲寅上行幸長安三月辛蒲阪蒲阪縣屬

祠后土 馬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按馬援既平交趾奏分西里置封溪
地高自西里進屯馬宋白曰馬援自九真以南隨山刊木至日南南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禁谿水經注及越
蓋在麓谿縣西南水經注曰徵側走入金谿完三歲乃得之竺芝扶南記曰山賊遂敗走 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漢中謂之究賢曰其地今奉州新昌縣也余按唐志新昌縣屬豐州岑字誤

戊申上行幸河內戊子還宮 五月旱 盧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與閭堪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

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 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西二千七百餘里蜀郡在雒陽西三百里 圍成

都百餘日秋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

長沙而還 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楚之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 還祠章陵十二月還宮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

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

順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 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

父皆不可為之殺上至元帝於元武為父殺上繼元帝而為九代故河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

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為祖昭帝為曾祖故遠所及祠之 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

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祭紀志曰昭帝曰宗廟處所未定且紛繁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

侍祠如禮曰宣廟在章陵者南陽太守稱侯者往祭不 馬援新徵側徵貳傳首至洛陽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

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 職音師又音疏又音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

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 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款段為郡

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南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

飛鳶跼跼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帖音葉又音帖墮下貌 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

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妖賊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城 原武縣屬河南尹 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

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

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 賢曰挺解也余據禮記 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

圍緩賊賊眾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 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之 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真郡

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 嶠南悉平 賢曰嶠嶠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考異曰援傳作都羊帝紀作都陽今從

援傳十七年拜伏波將軍討制貳十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斬制貳蓋紀之所書者援奏破制援於是立銅柱

於交趾以為漢之極界附錄前益期與韓康伯駿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岸

川移易銅柱令復在海中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

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賢曰駱者越別名林邑記曰日南盧容浦通銅鼓外越銅鼓即駱越

文趾得駱越銅乃鑄為馬式上之馬高三尺五寸闊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為名馬式馬提銅馬相法曰

水大欲分明水大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為名馬式馬提銅馬相法曰

面一寸則四百里牙銅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元膝欲小季肋欲長膝欲厚而緩懸薄腹也腹下欲

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脈欲開膝欲方蹄欲摩三寸堅如石○膝若咸切音鹹牛馬肋後蹄前也閏月

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為王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邛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

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

立子以貴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

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哀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法今

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於之情愈篤雖長

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范曄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第音至人音

雖險情暫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折嫌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

逃其命陳後斯誠志士之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志慙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

寵賞咸至子東海遂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準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